

## 胖太好棒

午後三點，徐太慣例和娃蒂到運動公園散步，七腳川溪畔的青綠色輝光，折射了各式各樣的背影，在這特定時刻的國際交流場域，你所看到的深色皮膚，是人們各自的榮耀，記錄著不一樣的深刻，並蓄積著豐富而多元的語境。

徐太和娃蒂移動的路徑，會繞過國小少棒隊的練習區，鋁棒把球擊得鏗鏘響，徐太說自己從小就沒有運動神經，所以現在走路要人攙扶，娃蒂只是笑笑。還好徐太心胸和棒球少年們一樣遼闊，能將每日午後的熱血鑲嵌在公園裡。

徐太像隻過重的南極企鵝，每一步都顯得艱難，酒紅路磚上散步慢跑的人們移動得很快，人人都是後山快腿。而徐太行動遲緩，腳步與思緒都追不上，連語言詞彙也邊走邊掉。每見到熟識的街坊鄰居走過，徐太就會開始組織對話，話一脫口，鄰人早已遠去。娃蒂問：「阿姨跟誰講話？」徐太說：「隔壁街的吳先生啊，等一下他跑過來，我再叫他一次。」

通常，徐太會在娃蒂的攙扶下，從斜陽直曬的家門走出，把過度依賴的四腳助行器短暫拋棄，邁著左右不同跨距的步伐，搖搖晃晃走過馬路。途經臺電宿舍的曲折小巷，一戶大白狗總是開嗓吠叫，像迎接朋友。徐太從家門口拐拐擺擺地抵達公園入口之後，會不自覺地開啟腦中演算法，將她的客家腔國語，切換成多語模式。

「撒拉瑪西央！（Selamat siang. 午安）」

徐太對著樟樹下一列輪椅老人和看護們打招呼，娃蒂連忙應說：「阿姨，她們印尼不是！是菲律賓來！」娃蒂口音很重，阿姨講成矮宜，菲律賓聽起來像飛呂鬚。

徐太又對眼前正在交談的兩位女子說：「妳好，午安，how are you，妳們越南的嗎？」娃蒂連忙糾正：「阿姨，越南不是，印尼！印尼！」

徐太笑著揮揮手：「娃蒂，妳老家那邊來的啊，西央西央！（siang siang），how are you！」兩位女子早已見怪不怪，回了國語：「妳好妳好」。

徐太見人搭話，偏又邏輯不通，多數人疲於應對，即使認識也匆匆閃避。她把熱情從家裡帶了出來，瘋瘋癲癲，開開心心。忘了自己曾是個不愛出戶，不喜社交的家庭主婦。現在的她，連公園裡的植栽都要每日點名，時刻關照，腦袋內建運動公園植物地圖，比APP還精準。

「這是七里香。這是芭芭亞。這是山桃花。這是藍梅樹但是很酸不好吃。那是欖仁。那是羊蹄甲。那是蝴蝶蘭。那是火龍果。那也是七里香。這是芭樂。噢這邊有一盆蘆薈怎麼不見了……，娃蒂，

妳有看到蘆薈嗎？誰拿走了？」

像個黑膠老唱片，生病以來便在公園裡繞，人與話語都無限跳針。當生命與記憶停留在固定的迴圈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、謾罵挫折，都能在大腦中重置；彷彿老天為她設定了還原點，每天起床，都是歡喜正向，新的一天。

運動公園才走了一圈，徐太已如完成鐵人三項，汗濕淋漓。越是疲累，碎唸的程度越是加劇。娃蒂走在她身畔已經6年，練就充耳不聞的雅量，身外紛擾一切是空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與世隔離，她能輕易忽略路人投射來的不悅眼神，完成居家看護的不凡任務。

徐太又走了半圈，經過阿美族鄰人席地擺攤的角落，說要買幾把菜回家。一邊努力維持站立，一邊從袋中掏出了零錢包。

娃蒂說家裡種很多菜不用買。徐太著急地說，我們家哪裡有種菜？娃蒂說老闆不是有那個種香蕉跟芭樂的地方嗎，那裏有很多青菜。徐太這才恍然大悟：「對喔我們家有種菜，吃不完。可是剛才的菜很漂亮耶，不能買一百塊嗎？我有帶錢，妳為什麼不給我買？買一把山蘇就好，為什麼不給我買？我又不是沒有錢？」

「阿姨，家裡有菜，冰箱很多！吃不完！」

「對喔我們家有種菜，不用買。可是妳為什麼不給我買，我有帶錢啊？」

徐太走完第二圈，總會抱怨腳很痛很痛。依舊是隻搖搖晃晃的企鵝，只是添加了吃力的喘息，見到人開始碎唸「不浪不浪！（pulang pulang 回家回家）」。

原先那些擦身而過的無語人們，突然都裝上了喉嚨：byebye、來轉、順行、慢且走、不浪不浪。

這就是徐太的例行復健行程，照護的日常。

十多年前，徐太突如其來地病倒，昏迷數個月，醒來之後肌肉萎縮，記憶錯接，此後需要家人與看護協助生活。舉凡洗澡、穿衣，都無法獨自完成，更別說其他複雜的日常勞動了。醫生囑咐，除了每日行走復健，還得隨時展開語言訓練，多說話，減緩大腦退化。

美其名為語言訓練，實為聊天打屁，胡亂瞎掰。連拿香祭拜祖先的時候，也可以念個沒完，與家人攻防不斷。徐太雙腿無力，站立不了太久，曾摔倒幾次，頭破血流，家人膽戰心驚；但是嘴巴的復健倒是一點也不費力，講得起勁了，三天三夜都不累，興致一來，哼起鄧麗君的歌，「小城故事多，充滿喜和樂」，自己唱得眼角泛淚，感動特別多。

拜徐太語言障礙之賜，原先一句中文都不懂的娃蒂，很快地學會了各式日常用語。不僅如此，徐太脾氣一來，還能成為粗話教師，語碼轉換的靈活程度堪稱一絕，語言學家都要甘拜下風。娃蒂的耳朵受此訓練，對閩客英日語的髒話都很敏銳，家人為了避免娃蒂產生不必要的誤會，在家聊天時竟然有了顧慮，用詞逐漸優雅了起來，隱喻性越來越高，句句都有梗，罵人不帶髒字。

徐太也常跟丈夫鬥嘴，有時罵到一半，會突然靜止，像被關上了發電機開關。幾秒後回了神，竟說：「我們明天去瑞穗洗溫泉好不好？我覺得今天心情很好耶，不然明天去光復糖廠吃冰？好心情要好好慶祝。」

娃蒂肯定會揶揄她：「阿姨妳剛剛生氣！妳很生氣！妳沒有心情很好！妳罵人！」徐太不甘示弱：「我哪有生氣，妳哪一隻眼睛

看到我生氣？不要亂說喔，我這個人從來不生氣，也不會說謊，脾氣好得很，我從小就是乖孩子，不要誣賴我！」

不僅是娃蒂的溝通能力突飛猛進，徐太也用自己的方式學了怪腔怪調的印尼語，例如向別人家的印尼看護問好時，常常吐出一句臺語：「阿爸較醜（Apa kabar？你好嗎？）」然後自己笑得合不攏嘴。

每逢被兒女慫恿對著丈夫說「我愛你」的時候，徐太亦乾脆吐出一句：「阿姑只打家母（Aku cinta kamu. 我愛你）」然後和娃蒂兩人一起笑倒在沙發上。彷彿兩人各自經歷過的生活壓力就此消解，數十年來的心靈苦痛，如夢幻泡影般，一筆勾銷。

即使每天到公園運動，每天閒扯胡謔，徐太的肌耐力並沒有十足的進展，對腦中舊事的記憶剪輯，也逐漸失去立體感，記憶力越來越差。換來的是逐漸正向、開懷樂觀的心境。即使有不愉快的事，也能盡快抽離、徹底忘卻。這種改變使得身材愈來愈福泰，人說心寬體胖，家人都覺得徐太的肥胖，是腦洞太大造成的。

如此病中，竟連憂鬱兩字都不認識了，與印尼看護的互相陪伴，成為彼此的不可或缺。娃蒂身在異鄉，徐太則是心在異境。偶而，徐太撥電話給遠遊的女兒，也不再抱怨丈夫的疏離。只是女兒接起電話，往往聽到：「喂，妳不是在上班嗎，打電話給我做什麼？上班要認真捏！」

晚飯後，徐太總會誦讀一本翻爛的佛經，娃蒂則是回到她的小房間，披上回教服飾誦念可蘭經，此時屋內充滿和諧，是對彼此溫柔的祝福，是被照顧的老人與外籍看護的生活默契，是一曲天籟。

各自唸完經書後，兩位中年大嬸會一起坐在客廳，開著電視抬槓。

某天，娃蒂說：「阿姨，妳好棒，那個我們昨天去醫院，用那個量起來 70 公斤耶，妳 70 公斤，我也 70 公斤，已經太棒了！不行！明天要去公園走很多路，太棒了！要走三圈，太棒了！」

徐太聽了，頓時火了起來，用著誦念佛經的高聲調，不甘示弱地回答：「娃蒂妳不要只說我胖，我再胖也沒有妳胖，妳量體重還不是一樣 70 公斤，妳跟我一樣胖，又不是只有我太胖！我們每天都去公園走路，走得腳痛死了，還是一樣胖！」

「噢，對了，明天早上我要吃魚皮粥，娃蒂妳要記得幫我買回來！」

# 曾若涵

## 個人簡介

花蓮人，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所，現於離家有點遠的大學任教。以身為貓奴為榮，教書是為了賺取罐罐與肉泥，但是貓總是踩破學生的論文。最近的擔憂是，緊急避難包能不能塞得下兩隻6公斤的貓。喜歡觀察人群，樂於聽取故事。曾幸運入選南風文學獎、西灣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後山文學獎。自認不是創作咖，但期許自己像個讀書人。

## 得獎感言

感謝徐太，感謝娃蒂，讓平淡的居家生活增添許多樂趣，讓平時掉落在客廳裡的隻字片語，堆積起怪誕的氣息。每次返家，都必須學著把邏輯的外套脫掉，唯有這樣，才能碰觸到最真實的吊詭和最慢活的步調。我們都把日子過得太快了，但是徐太的時鐘總是調慢，像一面鏡子，映照著他人無謂的焦躁。我想，我應該找個優閒的午後，撥個電話給徐太，告訴她，我們都該減肥了。

## 短評

張正

我認識一位外籍看護，她當年照顧的失智臺灣老太太，以為自己仍是國文老師，每天逼她在作業簿上寫國字，錯了打手心。幸運的是，這讓外籍看護的中文出奇得好，返國後當翻譯，現在更被「外派」來臺。

這篇文章裡的失智老太太，雖不是國文老師，但極具語言天分，除了華語臺語客語英語之外，還向看護學了一招半式的印尼語，每天多語轉換地與眾人熱情打招呼。作者精準掌握不同語言間模仿、轉換之趣味，角色鮮明討喜，文筆靈動，笑中帶淚。